



我在德國當女王(中)

作者:金子Original 金子在德國

當上女王,一切才僅僅是開始!長長的女王任務單,看着就暈。

挂牌儀式 喝酒爬梯

所有女王的活動里,我最喜歡的,是“女王牌匾”挂牌儀式。

我選定的日子,正是國內的表弟和瑞士的表妹都帶著孩子來我家做客的時間,一來在射擊節後不久,時間湊巧,二來有這麼多親人見證我一生中最榮耀的時刻,令我非常開心。

迎賓台上擺滿各色飲品,一大早老公就帶領孩子們在院子里忙乎開了:支起鋪着白桌布的接待台,上面擺滿了香檳,白酒和飲料。女隊員們雖然身穿便裝,卻像軍人一般準時和遵守紀律。後來我才知道其中的奧秘:每個晚來的人,都得跟先到的人一一握手問候,並叫出其名字。俱樂部三百多人,常參加活動的就算只有十分之一,因人員並不固定,所以要叫上所有

中式宴會 驚喜不斷

遵照女王的任務單,我在次年射擊節前兩個月,也就是四月份的一個周末,宴請了26位女隊員。邀請是發給全體女隊員的,但是總有一些人沒時間,隊長說,女王請客,當然以女王的時間為準。

德國人的宴會非常簡單,前餐——湯或沙拉,主餐——肉加主食,飯後甜點——冰激凌之類。酒水比較豐富,也不過是進門香檳,進餐紅酒,最多一杯白酒飯後助消化。老公主動請纓,家里臥踢酒水從來都是他的活兒,我自不必煩惱。可餐食本女王卻得完全自己料理了,雖然也可以到訂臥踢服務,連飯菜帶服務員都上門,自己做一個大撒把女王,當然也得有“揮金如土”的氣魄。

間的角逐中,居然盛贊後者!看來價格真不代表品味。

為了讓女士們更加難忘,老公又加了一道“飯後甜點”——奶油葵瓜子。瓜子在德國被叫做“鳥食”,顧名思義,就不是人吃的東西。可大家嘗過之後,便欲罷不能,讚不絕口。

客人離開後,老公得意地說:“現在各家各戶都在做同一件事——談論今晚與眾不同的晚宴,而這件事會令她們的嘴巴這一年都閑不着!”

衆星捧月女王醉酒

群王舞會是指為臨近幾個俱樂部的射擊王們共同舉辦的舞會,通常在每年11月初舉行。貴為女王,我還得負責出售舞會的門票。其實門口根本沒有檢票的,但大家都會自覺到女

老公很快發現了這一點,立即叫了出租車,把我帶回了家。後來聽說其他人瘋到凌晨,又去男王家里去吃荷包蛋了。

單車旅行一語成讖

在2018年射擊節前的春天,我和副女王丹尼拉策劃好了女隊員的單車旅行路線和餐廳。本想之前帶兩家人去試吃一次,可惜總也湊不好時間,關鍵是那家餐廳每個周末都爆滿。我們就約在丹尼拉家里商量細節。

這一年來丹尼拉極盡副女王的職責,一些活動上還常常主動分攤我的賬單。坐在她家廚房的小桌前,我由衷地向她表示感謝,她卻豪爽地說:“誰都會這麼做的!你要過意不去,那么今年射擊節咱倆換個位置,你當我的副女王,為我的工作!”

我們倆笑起來,當時我們卻都沒想到,她戲言成真,2018年的射擊節,我又打十環得第一,可



人的名字,對於德國本土人也不是易事。而叫不出對方的名字,在德國是非常失禮和尷尬的。

院子里站滿了女隊成員和我的親友,每個人都必須在女王牌匾背後簽字

我的副女王丹尼拉從隊長瑪格瑞德手中接過寫着“2017女王”的圓形牌匾,請在場每一位在牌匾背面簽字,包括我國內來的親人們。兒子和他的同學幫忙支起高高的梯子,與老公一起,用腳控制住,保證不讓梯子滑動。丹妮拉每登一級梯子便須喝一小杯“白酒”——當然,根據她的要求我們悄悄做了手腳,只有在她登上頂端的時候,把白水換成了真酒,她還大驚失色地說她會暈倒。

在“酒精的作用下”第一次當然要挂反,然後罰副女王再爬一次梯子,當然還得再每上一個台階喝一杯,還要為本女王高呼“乾杯”,眾人陪酒一杯,而這次大家都學會了用中文祝酒。

副女王必須從這個梯子爬上去,把女王牌匾掛在大門上方。但得每上一級喝一個。

女王牌匾終於妥妥地正正地挂到我家大門上方,一位在不萊梅藝術學院學歌劇的朋友,站在我家門口熠熠生輝的女王牌匾的下方的台階上,為我獻唱德語歌曲——“你就像一朵小花兒”。

我兒子和小夥伴自願幫忙支住梯子,保證副女王的安全

這在德國人的挂牌儀式上是絕無僅有的,立即驚艷四座,我把視頻發到射擊俱樂部女子隊的群里,沒來的那些大呼遺憾,錯過了那么美好的時刻。

女王牌匾挂牌儀式當晚,為了滿足大家的好奇心,還顯擺了一下我的古箏,一曲《漁舟唱晚》又得滿堂彩,國人的Party不到半夜就離開是不禮貌的。

老公說,那太不浪漫了,哪個德國人都做不到。而我平時拿手的餃子鍋貼,烤鴨壽司,哪個出手都會獲得滿堂彩。咱們得讓這頓飯成為客人們這一年的話題,甚至終生難忘。

這個其實也難不倒我。我跟老公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喜歡出席和舉辦臥踢,最多的時候是我五十歲生日時,在家里招待了五十多個客人!

我決定鍋貼伺候,前餐酸辣湯,飯後甜點西米露。鍋貼是前一天做好放冷凍箱里,第二天客人來之前下鍋煎好。因為人多,我的鍋貼比平時大了三號,保證每人兩三個便飽。酸辣湯和西米露都是從亞洲店買齊了料,照着網上菜譜,做了大鍋的量。兒子跟老公把長條桌跟大圓桌拼接起來,待客人落座,二十六個客人,居然都坐下了!老公跟兒子沒有座位,他們跑前跑後倒酒水端盤子,熱情地向客人們解釋食物的內容和食用方法。

客人們在本女王的宴會上,嘗到了好幾個人生“第一次”!

大家的各種訝異和稱讚,令老公非常開心。酒足飯飽之後,他拿出兩瓶二鍋頭給大家助消化。德國的白酒甚至俄羅斯的伏特加最高也不過40度,我們中國56度的二鍋頭一出場便引起一陣驚呼。之後有幾位女士居然愛上了這款烈酒,加喝了好幾杯。在茅台和二鍋頭之



王這里買票,女王收到的錢多,也證明大家對她的尊重和支持,當然這些錢也會如數交給俱樂部。

舞會那天,大家都戎裝出席,我們俱樂部出席的人數總是有俱樂部中最多的。入場儀式非常隆重,各個俱樂部的各個王及王后,女王及親王們人手一支紅色玫瑰花,在司儀高聲宣佈姓名後,于幾百人的注目禮下,手挽手走向前方舞池。又在眾人的歡呼與掌聲中跳第一支舞。可惜德國人不喜歡拍照,當然沒有御用攝影師幫我拍下那歷史性的隆重場面。

群王舞會上,與老曼一起喝酒唱歌

然後就是競賽哪個俱樂部人數多,歌聲高,輪到我們俱樂部站起來手挽手隨著音樂節拍搖來搖去的時候,全場響起掌聲和口哨聲。那些銀髮戎裝的老隊員們,唱歌跳舞,意氣風發,一點兒不輸年輕人。

德國人基本不請陌生人跳舞,請熟人的配偶跳舞也很謹慎,先確定另一半不會有誤會。而一旦請了至少得跳兩只舞曲,跳完男人還要把女士護送到酒吧台,請她喝一杯。

做了女王我才察覺了這些規矩,幾輪喝下來,再加上老公請的,我不到十點就開始嘿嘿傻笑走路畫龍。

老曼看出我不對勁,馬上叫出租帶我回家了——酒不醉人人自醉啊!

女王不能連任,我成了第二名丹尼拉的副女王!

這是兩年後,我雖然又打了個大滿貫,但女王不能連任,所以第二名的丹尼拉成了新女王,我則屈尊當了她副女王。兩個人真的換了位置!作為副女王,我也在射擊節後不久,到新女王家上一級台階喝一個地給她挂牌匾

不過,我們是一個非常默契的團隊。女隊的自行車旅行,路線設計與餐廳選擇都獲得大家一致好評。天氣也非常配合,大約十公里的騎行,中途四五次休息,大家分享我們帶的小香腸,奶酪塊兒和小瓶白酒,說說笑笑,很快就到了餐廳。

女隊員們都非常給力,騎一會歇一會兒,聊聊天兒,非常開心,騎車的隊伍里好幾位白髮蒼蒼已經是奶奶或者太奶奶了!

我為大家準備了小香腸和奶酪丁,低度烈酒當然也是不能少的,途中休息時作為“補給”,為大家“加油”。(未完待續)

作者簡介:金鈴兒,筆名金子,文學城博客名淨月筆迹,中歐跨文化作家協會主席,海外文軒作家協會終身會員。60年代出生,86年北師大中文系畢業。做過教師、公務員。2001年移民德國,曾就讀于不萊梅大學社會學系,並在不萊梅科技大學,雅各布私立大學等教授中文,兼任德國《華商報》特邀記者,作品收入《小鎮德國》,《走近德國》等,著有長篇小說《遠去的紅帆船》及個人散文集。

